

大地上的仰望

□张红艳

在广袤无垠的黄土地上
晨曦缓缓揭开夜的幕帘
我站在田埂,身旁稻浪轻漾
向着国旗的方向,深情仰望

国旗一角在风中率先飞翔
似灵动的火焰,将心点亮
褶皱里藏着岁月的沧桑
那一抹红,如热血在流淌

远处山峦,为天空勾勒边框
国旗在蓝天之下猎猎作响

它的色彩,染透了霞光
每一次飘动,都敲动心窗

父辈粗糙的手抚过土壤
眼眸里映照着国旗的光芒
他们弯腰劳作,脊背如梁
汗水洒落,滋润希望的疆场

我在大地上静静凝望
心中敬意如蓬勃的春芒
国旗啊,你是永恒的信仰
扎根心底,闪耀不朽的光芒

我知道,无论我走多远,这根水泥旗杆,将永远笔直地立在我心中的那片操场上。

心中的旗杆

□林钊勤

这根旗杆,是水泥的,立在小学操场的东头。它并不特别高,也因为有些年头了,灰扑扑的水泥表面,靠近根部的地方,还有几道深色的、雨水留下的痕迹。每日风吹日晒,它就那么孤零零地、却又稳稳当当地立着,像我们村里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人,把一生的风雨都刻在了脸上。

我童年的大部分记忆,似乎都与它有关。每逢周一,我们这些孩子便被老师们从教室里赶出来,在旗杆下歪歪扭扭地排成队列。那时的我,心思全不在那面即将升起的红旗上,只顾着研究旗杆脚下几丛倔强的狗尾巴草,或是天上那只盘旋着不肯离去的麻雀。升旗仪式也简单,没有音乐,只有校长用他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嗓子喊一声“敬礼”,我们便齐刷刷地举起手来。我的目光,常常是顺着那根光溜溜的旗杆,一直爬到顶端,看着那面红旗在风里呼啦啦地展开。它于我,与其说是一种庄严的象征,倒不如说是一周开始时一个有趣的、固定的节目。风大的时候,红旗会扭成一团,奋力挣扎,像个不听话的顽童;风静的时候,它便软软地垂着,仿佛还没睡醒。我那时不懂什么叫信仰,只觉得这旗杆和红旗,是校园里一件理所当然的物件,就像教室里的黑板和课桌一样。

后来离家读书,工作了,走过许多地方,见过各式各样的旗杆。有广场上巍峨矗立的不锈钢旗杆,锃亮得能照出人影;有机关大院门前挺拔的金属旗杆,带着一种庄重的气派。它们都很好,都承载着那份应有的敬意,但我总觉得,它们与我隔着些什么。太标准了,太精

致了,反倒少了点能直抵我内心的温度。

直到有一年,我因事回到故乡,在一个冬日的清晨,无意中又走到了母校的墙外。隔着铁栅栏,我一眼就望见了那根水泥旗杆。它还是老样子,只是那水泥的灰色,似乎被岁月浸得更深了。恰是升旗的时候,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,正用力地拉动旗绳。他们的动作并不十分协调,神情却专注得很。那一刻,没有嘹亮的国歌,周遭是静的,只有寒风拂过枯枝的微响。可就在那面红旗缓缓上升,在湛蓝的天幕下完全展开的瞬间,我的喉咙忽然哽住了。

我蓦地明白了,这根看似粗陋的水泥旗杆,何以在我心中立得如此之稳。它见证过我最初的、也是最纯真的仰望。连同它周围这片土地——那凹凸不平的土操场,那几丛枯黄的草,那拉着旗绳的、冻得通红的小手——共同构成了“国家”这个词在我生命中最具体、最温暖的意象。它不遥远,不抽象,它就立在我启蒙的地方,立在我童年奔跑过的土地上。那份情感,不是被灌输的,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仰望中,像水泥一样,慢慢地、牢固地浇筑在了心底。

此刻,面对这根默然伫立的旗杆,我忽感到它更如这旗杆,是一种日常的、无言的坚守;这旗杆便是我的“山河”。它不言不语,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孩童关于家国的最初的、也是最深刻的记忆。

风又起,旗角拂过我的眼帘。我知道,无论我走多远,这根水泥旗杆,将永远笔直地立在我心中的那片操场上。

从十月出发,带着收获的踏实与空旷的希望,脚步可以不急,但方向,已然在心。窗外,月色正好。

从十月出发

□伟大江

十月的太阳,已然褪了火气,像一块凉下来的琥珀,温温地照着。田埂边的草尖上,露水收尽,留下一片湿漉漉的灰黄。父亲弯着腰,在那片稻田里,像一株沉默的稻穗。他割稻的姿势,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韵律,镰刀挥出一道微弱的弧光,稻秆便顺从地分开,发出一声极轻微的、满足的叹息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香,是新谷的醇厚夹杂着泥土被翻起后的腥气,还有稻草汁液淡淡的青涩。这气味,是十月独有的,不似春日的甜腻,也非夏日的浓郁,它是一种结结实实的、让人心安的味道。

我站在田埂上,仿佛站在一个季节的隘口。往前看,是父亲身后一片整齐的稻茬,像大地刚刚写完的一页信笺,字迹密密麻麻,记录着风雨和日头。往后看,村庄静静地卧在薄暮里,几缕炊烟笔直地升起,不急不躁。这收获后的田野,有一种卸下重担的从容。

父亲直起腰,用搭在颈上的毛巾擦了把汗,望向我,笑了笑,那笑意在他布满细密皱纹的脸上漾开。他没有说话,又俯下身去。我忽然觉得,这广阔的天地,这安详的村庄,还有我这沉默的父亲,他们本身便是一种语言,一种比任何喧嚣都更有力的语言。十月的意义,或许就在于此。它不催促你立刻去播种,而是给你一个停顿,让你看清来时路,也让你积蓄未来的力量。

回到城里,这份感觉愈发清晰。公园里的梧桐,叶子正一片一片地辞枝,不挣扎,不喧哗,就那么悠悠地旋落,铺了一地的金黄。荷塘里,只剩下一池残荷,枯梗倔强地指向天空,别有一种历经繁华后的风骨。

夜里,我坐在书桌前,窗外是城市的灯火,明明灭灭,像无数双疲惫的眼睛。我摊开一本新买的笔记本,雪白的纸张在灯下泛着柔和的光。我忽然想起白日父亲身后的那片稻茬地,那是一种结束,同时也是一种最坦荡的开始。土地从不欺骗人,你付出了汗水,它便回报你金黄;你给予了尊重,它便许你一个未来。这十月,便是一位最敦厚的农夫,它用满目的丰硕告诉你:你看,这一程已然圆满,可以安心地告别了。它又用空旷的田野对你说:地方已经给你腾出来了,下一程,你想种点什么呢?

这么一想,心里便豁亮了。许多。过往的,无论是喜是忧,都如那沉甸甸的稻谷,已颗粒归仓,成了生命的养分。而未来,正像这一片新翻的、充满可能性的土地,等待我去规划,去耕耘。

从十月出发,带着收获的踏实与空旷的希望,脚步可以不急,但方向,已然在心。窗外,月色正好。

喜迎国庆

□吴发奖

去年国庆的清晨,是被楼下社区广场的动静叫醒的。天刚蒙蒙亮,窗外飘来红歌旋律与孩子的笑声——准是社区在挂国旗、搭彩饰。我披件薄外套下楼,晨风裹着隔壁早餐铺的豆浆香,抬头见沿街商铺都挂着五星红旗,风里红绸角轻晃,给老街缀上暖火,空气里满是喜气。

街角早市比往常热闹。卖包子的张叔把“国庆快乐”红纸贴在蒸笼上,白汽裹着肉香飘远;来往人手里提着小国旗贴纸、软糕,遇见熟人就问:“今儿去公园看表演不?”“等会儿带娃去巷尾吃老馄饨!”这烟火气里的热乎劲儿,比彩灯更像过节。

我跟着人流往巷尾走,被馄饨铺香味勾住脚。老吴叔往锅里下馄饨,白胖的馄饨沸水里翻个身,捞出来浇上虾皮汤撒葱花,一口鲜得暖到心里。隔壁烤鸭店排着队,油亮鸭皮泛光,老吴叔儿子提着烤鸭走过:“哥,来吃馄饨啊?”我点头时忽然想起,小时候,爸妈带我这条巷,我攥着爸爸的手,非要先吃糖葫芦再吃馄饨,糖衣粘在嘴角,爸妈笑得眉眼弯。去年再站在这儿,馄饨还是那味,身边人换了,可节日的暖没变。

午后阳光软下来,公园里人渐多。社区国庆表演刚开场,穿红衣服的阿姨跳广场舞,孩子举着小国旗跑,旗角扫过路人衣角惹人笑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,捏着特刊报纸:“你看咱们市新大桥,去年国庆刚通车,现在出门多方便!”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,镜头里国旗飘扬,笑脸盈盈,透着踏实。我也拍了张照,红旗风里展着,背景是熙攘人群——这平凡的热闹,才是国庆最真实的模样。

夜幕降临,街上的灯一下子亮了。路灯、霓虹灯、串灯把老街照得亮堂堂,连星星都不耀眼了。我站在公园门口,看远处广场烟花“砰”地炸开,先一朵金黄,接着红、绿、紫的一朵接一朵绽放在夜空,染彩云层。人群里传来欢呼声,我抬头看烟花散开,忽然眼眶发热——这烟火是纪念奋斗的人,庆祝如今的安稳。

烟花落尽,街上人还没散。我往回走,见商铺门口国旗风里飘,路灯拉长身影。想起白天老人的话、小时候的糖葫芦、碗里的热馄饨,忽然懂了:国庆不是简单的日子,是让我们停下看身边烟火,想身后家乡——它的变好,藏在早市包子里、孩子笑声里、夜晚烟花里,也藏在每个人心里。

走回小区,保安李叔笑问:“国庆快乐!刚看完烟花回来啊?”我笑着应答。推开门,屋里灯亮着,桌上放着妈妈寄来的月饼。我拿起一块咬下去,甜软依旧。窗外偶尔绽放烟花,我对着夜空轻声说:“祖国,生日快乐。愿你永远这样热闹,这样暖。”

